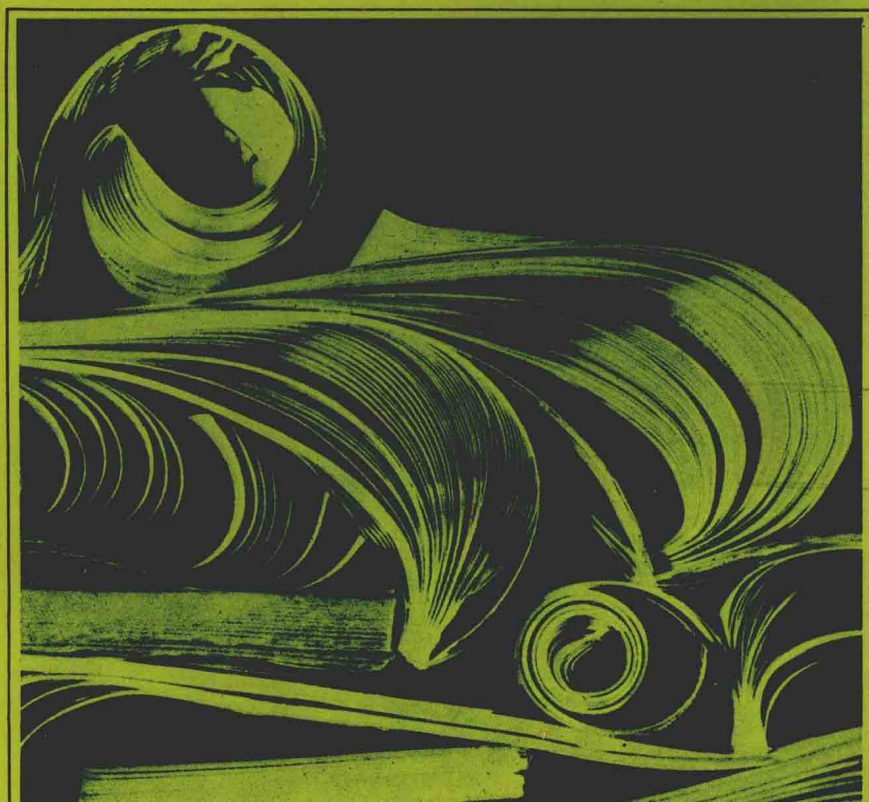


集違無

著貴姜



集違無

著貴姜

錄目

題記（一）

風暴鄉瑯（五）

上篇 辛亥臘月諸城起義與失敗

一 前言

二 山東獨立及撤銷獨立

三 商埠慘案

四 魯東起義

五 劉冠三這個人

六 劉冠三的晚節

七 趙魏死難青州

八 俠客劉梅五

九 安邱得而棄之

一〇 諸城的革命種子

一一 會師三里莊

一二 諸城光復

一三 他們將有所作為

-
- 一四 清軍破城
一五 非復人間六日
一六 死難紀實
一七 趙鏡清最後被殺
一八 餘波盪漾
一九 聯想掖縣邱丕振
二〇 王永福的淵源及其結局
二一 鄧天乙的故事
下篇 王鳴韶烈士的家世
二三 相州「山海關」
二三 題外記刁步雲
二四 春星帶草堂
二五 家系表（一・二）
二五 秀才家的和尚
二六 拴不住的「拴兒」
二七 遲嫁慘聞
二八 鬍子和眼鏡
二九 王翔千走火入魔

-
- 三〇 王鳴韶的遺孀
三一 哭錯了墳頭
三二 反傳統的種子
三三 孀閨賦友
三四 她有個好乾兒子
三五 錢塘江之秋
三六 愛的舊故事
臺南・灘水・巴山（一〇九）
夢裏慈暉（一一五）
人與鳥（一二一）
異姓兄弟（一三一）
通漕憶舊（一四三）
育芽記（一四九）
白髮（一五七）
七燭臺雙影（一七一）
兩戒（一七七）
茶與咖啡（一八三）

看雲樓記（一八七）

傷逝與感舊（一九三）

我怎樣寫「旋風」（二〇七）

「突圍」（二二三）

「六月霜」自序（二二七）

「雙鳳戀」（二三五）

自傳（二三九）

附 錄

胡適之先生給陳之藩先生的信（二四九）

夏志清先生論姜貴的「旋風」（陳森先生譯）（二五三）

夏志清先生論姜貴的「重陽」（二六一）

惠天先生的「姜貴的小說」（二七九）

羅體模先生的「論姜貴小說的主題」（陳森先生譯）（二八七）

劉昌祐先生的「碧海青天夜夜心」讀後（三〇三）

柳映隄女士的「生活在風雨中的人」（專訪）（三一三）

題記

有關我的家世和生活，我一直寫得很少。

先嗣父鳴韶公籍隸同盟，殉國於辛亥臘月諸城之役。前年辛亥，恰爲六十年。我幸獲資料，寫成一篇七萬字的「風暴瑣瑯」，記諸城起義始末，兼及鳴韶公的家世。鳴韶公的家世，自然也就是我的家世，連帶提及的是我的幼年時代。

海外友人每來函索閱這一方面的資料，盛意可感，未便拒絕。零星應付，既未能鑿足遙遠的盼望；枝枝節節，我亦不勝其煩。因又搜集十餘短篇，要皆有關我之家世與生活者，併爲此集，以待不時之需。

昔在上海，嘗見某女士以「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之句自題其集子，此爲淵明「歸田園居」五首中之第三首，全詩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東坡之言曰，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所願者，多矣。而我當日竟等閒視之，未予深思。既經亂離，被侮辱與損害，始悟其感慨之深，沈痛之切。因亦以此句題我此集。非敢效顰，實以表示敬意。她比我早「悟」了三十年之久，自然是「先知先覺」。

自從十餘年前，我連續印行了兩部反共小說「旋風」與「重陽」之後，立即感覺到處處碰壁，路路不通，天地彷彿忽然變得狹小如囚室，呼吸爲之窒息。兩事顯然困擾：長期失業，無以爲生；打了一場無頭官司，並其精神亦幾被摧毀。按說在反共、法治、繁榮的臺灣，這些情形是不該有的，然而居然有了，這使我困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時期，我不得不勉強自己相信所謂「命運」，就是這樣來的。因爲除非命該如此，實在找不到其他解釋。迨南部某匪諜案破獲，我回憶當時若干詳情細節，一一對證，這才恍然大悟，我所遭遇的原來是匪諜有計劃的「堵圍」和陷害，心頭始爲之一寬。我反共，共反我，理所當然，也就沒有什麼可憾的了。

現在，有關方面對於這種情形已經逐漸瞭解。我私心盼望由於此種瞭解能使我的生活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我年逾六十，已屬桑榆晚景。美國詹森總統祇比我大六十八天，而他是個富翁，我是個窮翁，不圖富翁竟意外地先窮翁而死。自他之死，我對自己的生命頓覺失去信心。身歷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七八年來，我一直想爲這一時代試寫一部「大書」，由於生活條件不夠，一直不能動手。一旦我死，這將是唯一的遺憾。至於兒輩，讀大學的祇還有一個老么，需要我照顧，問題小了。

由於有關方面對我「內幕」情形的逐漸瞭解，這說明我們這個社會的光明面最後仍能罩過黑暗面。邪不勝正，專以排擠、傾陷、分化、破壞爲能事的小人究屬少數之少數。祇要稍稍提高警覺，不在不知不覺中被統戰利用，那些明明暗暗的鬼蜮技倆，便將無從施展。方回詩云，「羣小附鬼蜮，國脈內已戕。」這實在並不是好玩的事。

吾妻病故後，權厝臺南，無力安葬者，近十二年於茲。現在我已經把她的遺骸接到臺北來，準備正式安葬。自吾妻之逝，我橫遭訟累，我和我的三個孩子事實上已經散離，不復有家。最近我才又租了房子，設備了廚房，和兩個孩子食住在一起（另一個在臺中作事），等於重建了一個家。這兩個心願的完成，實出於宋時選、蔣孝武兩先生之賜，是誠令人感激不已。

本集，因瘧弦兄之助力，始得出版。舊作多已散佚，施琴婉小姐百忙中代為搜集抄錄，亦復辛勞。謹併誌謝於此。

極少幾篇鬱結不能自拔的短文，寫成於「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的當時，都原樣收入此集，不予修刪。對於惡夢似的那一黑暗時期，留為紀念，說聲bye-bye，把它送走。但願我能在淡淡的平安中，度過其有限的餘年，則我有福了。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姜貴自記於臺北舊坡山前寓樓。

無
邊
集

四

風暴瑯琊

上篇 辛亥臘月諸城起義與失敗

一、前言

六十年前，爲推翻滿清專制皇朝，各地紛紛起義，黨人爭先以赴。而死事之慘烈，未有如山東諸城之役者。是役，黨人被屠者三百餘人，其中有若干知識份子，世家子弟，亦有若干地方正紳，江湖義俠之士。於清軍六日屠城中，半島精英，喪失殆盡。滿人初入關，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二百八十年後，於失其皇位之際，復有「諸城六日」。今事隔六十年，思之仍有餘痛。

辛亥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武昌首義，十一月十三日（陽曆一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中山先生就任開國大總統。清廷在袁世凱掌握之中，早已名存實亡，終於臘月二十五日（陽曆二月十二日）下詔遜位。諸城起義，縣城光復之日，係臘月十五日。臘月二十四日清軍三路攻城，城破，大肆屠殺與搶掠。次日清廷退位，而屠殺延續至臘月二十九日（大除夕）封刀之後，猶未停止。

現在，我們從起義的時間來看，因和議即將告成，此舉似非必要。祇要再耐心稍等幾日，這

場災禍就躲過去了。而清廷退位之後，屠殺仍繼續四日之久，現在看起來，又未免冤枉。但認真研究，這正是革命黨人所以能推翻數千年專制政體，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辛亥精神」。我們常常籠統地在嘴巴上說辛亥精神，但究竟什麼是辛亥精神，却很少有具體地體會。諸城之役，有關著述均略而未詳，致使此一慘痛史實，有日就湮沒之虞。已經去世的黨國元老丁惟汾先生生前，曾經在他的督率之下，動員許多同志，廣事搜集，分別執筆，慘淡經營，爲我們留下了一部「山東革命黨史稿」。早期黨人公而忘私、前仆後繼、捨生忘死的壯烈精神，賴此得以保存，庶死者可以告慰，生者知所警惕，真個意義無窮。

現在，我根據這部史稿，單單將最慘烈的諸城之役，來龍去脈，原原本本地寫出來。讀後，對於什麼是辛亥精神，大致總可瞭解。我衷心感謝以原稿影印的這樣一部厚而且重的書。我在反覆捧讀之下，六十年前的黨人精神，彷彿重現，如在目前。

諸城人文薈萃，與莒及卽墨，並爲膠東歷史名城。秦漢置琅邪郡，治東武。隋改東武爲諸城，故諸城實爲「琅邪舊郡」。琅邪，後亦作琅琊或瑯琊。我怕有人把琅邪的邪字誤讀爲正邪的邪字，故標題作「瑯琊」。

二、山東獨立及撤銷獨立

武昌首義之前，黨人丁惟汾等利用山東諮議局，陰爲革命活動。諮議局議員分爲兩黨，一曰「六二黨」，合六十二人爲一黨，彭占元爲領導人。彭爲同盟會員，但六十二人分子複雜，立場

並不一致，係以利害爲結合之團體。故六二黨非革命黨也。另一黨爲清流黨，丁世嶧爲之率，爲一士紳集團。時士有尊貴之社會地位，而地方紳權尙未沒落，故清流黨之影響力最爲深遠。迨武昌首義，同盟會黨人急謀山東獨立，以爲響應。乃陰助清流黨以抗六二黨，利用兩者間之矛盾，以煽變政局。清流黨乃偏向革命黨，革命黨凡有作爲，或遇急難，清流黨莫不爲之聲援。

湖南、江西、江蘇、安徽、陝西、山西各省既先後起兵響應武昌，濟南人心皇皇，黨人圖謀益急。會清廷有向德國大舉借款，以鎮壓革命，而以山東全省鑛產爲抵押之議，羣情憤激，紛起護鑛。革命黨人以機不可失，遂與清流黨丁世嶧等號召各校學生及商民起而自衛。九月十五日大會於諮議局，與會者數千人，學校代表爲王樂平。大會號稱聯合會，決議推派代表迫巡撫孫寶琦以八項要求電告清廷：

- 一、清廷不得舉外債，作內戰。
 - 二、清廷須即罷兵，一切聽命革命軍。
 - 三、山東駐防新軍，不得調遣出境。
 - 四、山東應解他省協餉及節餘款，悉留練兵賑荒。
 - 五、憲法應明定爲聯邦制。
 - 六、山東官制與稅則，悉由自定。
 - 七、諮議局章程卽爲山東憲法，並得自由更定之。
 - 八、山東得自由練兵，保衛境內。
- 聲明所請三日不覆，卽告獨立。寶琦見迫，卽如衆議。十九日得清內閣覆電，具准所請，力

白不以山東土地抵借外債，不舉外債以作內戰。

八項要求的結果，不能說不圓滿。但黨人們明白，孫寶琦以八項電告清廷，清廷無條件全部接受，這完全是形勢所迫之下的緩兵之計，並非出於誠意。而黨人們的真正目的是山東獨立。於是黨人復與丁世嶧協議，改山東諮議局爲「聯合保安會」，舉夏繼泉爲會長，丁世嶧與黨人劉東侯負責實際責任。

聯合保安會既成立，衆志益堅。但這些赤手空拳的革命黨人，雖能登高奮呼，但真要獨立，就限於實權，力不從心。幸駐防新軍第五鎮協統賈德懋（字賓卿）及參謀黃佐平等早與黨人密約應援，第五鎮官兵傾向革命者亦復不少。九月二十日有軍佐數人至聯合保安會，質問：

「山東爲什麼還不獨立？應該趕快獨立，舉賈賓卿爲大統領，總攬軍政。不然，第五鎮要獨行其是了。」

辭氣憤厲，有急不可待之勢。五鎮統制張永成一看風色不對，立刻棄職逃走。於是五鎮兵權，完全由賈德懋掌握。省城各司道，唯恐五鎮行動，引起混亂，亦紛紛逃避以去。次日（九月二十一日），紳商學各界代表集議於聯合保安會，決定二十三日獨立，迫孫寶琦同意，通電宣告。

這一決定，有五鎮實力爲後盾，寶琦自然無法拒絕。於是山東於辛亥年九月二十三日獨立，約明三事：

一、山東與滿清政府絕，隸武昌革命軍政府。

二、山東兵不出山東境。

三、山東稅則，山東自行規定。

改巡撫衙門爲山東軍政府，公舉孫寶琦爲統領，賈德懋爲副統領。旋以上海黨人電示，改稱都督與副都督。賈德懋雖爲副督，但他是一個實力人物，因此孫寶琦就成爲一個徒擁虛名的傀儡，動遭掣肘。可是他並不安分，還想在清廷與革命軍政府之間，首鼠兩端，妄想左右逢源。他就在任山東都督之後，電告清廷，有一篇妙文：

「近日東省紳商學各界，盛唱獨立之說，集衆會議，其勢洶洶，不可遏抑。遞舉代表，來署環求，語多要挾。苦口曉諭，始終不解。若不稍示變更，深恐激成暴動，擾亂全境，外牽邦交，一潰不可收拾。寶琦負保疆守土之責，萬不得已，擬即如衆議，成立臨時政府。舉凡用人行政，調兵理財，暫由本省自決，不復拘守部章。力保境內秩序，不預戰事。俟大局底定，中央政府奠定，即行撤銷。仰懇天恩，俯念事出非常，准其便宜行事，不爲遙制，免生事端。又第五鎮軍隊應歸寶琦節制調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請內閣代奏。」

山東軍政府既與清廷絕，他身爲軍政府的第一號負責人，居然還「仰懇天恩」，要求「奉旨革命」。既已革命，還向皇上要求兵權。要求兵權之後，又「惶悚待命」。滿清官僚之顛預無恥，至於此極，真是匪夷所思了。

獨立宣告後，人心稍定。黨人以政體初變，宜防反側，而軍權歸五鎮，賈德懋僅利用黨人以取得實權，並無參加革命之誠意。黨人全無軍備，將何以肆應動變，保障民治。以後處境之艱危，不難逆料。黨人王樂平乃倡議編練學生軍，清流黨王訥等助其議，士衆羣起應徵，並踴躍助餉。官府忌之，亦派員參加，陽爲協助，實則秘密監視。

清廷既起用袁世凱，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開國大總統，南北和議一時陷於僵局。孫

寶琦於此時復電清廷，有云：

「近日各省民情，如決江河。然察其所爲，決非種族仇視，實由渴望共和。大勢所趨，不可遏抑。我皇上及監國攝政王周知民心，洞識時局，家天下而私君位，務虛名而收實禍，臣竊以爲必不然也。依臣愚見，莫如毅然改計，俯順輿情，實行公天下，宣布共和政制。」

又說，「臣世受國恩，目睹天時人事，相繼而來。君父處危，迫在眉睫，故敢出不諱之言，干雷霆之威。萬望我皇上及監國攝政王裁決施行。並請下詔誅臣，爲天下萬世爲人臣不忠者戒。」

同時分電各省，建議於京津擇地集會，由各省代表先成立上議院，共商國事。異日以全國民意，請求遜位，不動干戈，可定大難。

從這兩個電報看來，已經比仰懇天恩，要求奉旨革命的時候，進步多多，對於天下大勢，可說已有瞭解。無奈他始終以爲身爲清吏，食祿於朝。雖見人心厭清，又執君臣之義，畏不臣之名，內嚮革命，而不敢公然以大義自持。故徘徊騎牆，始終無所作爲。看他給清廷說了沒幾句「大勢所趨」的良心話，便立刻惶恐無地地「請下詔誅臣，爲天下萬世爲人臣不忠者戒」，奴才嘴臉，可憐亦復可笑。

他不該又爲五鎮兵權，與賈德懋齟齬，互不相容。這就很自然地給了袁世凱一個煽動破壞的機會，不幸導致山東獨立的撤銷。

袁黨張廣建與吳炳湘，均曾候補山東有年，熟悉山東情形。袁世凱既獲悉孫寶琦與賈德懋有隙，乃密令張吳入魯，陰謀破壞。二人俱蠻悍，而又機警。既抵濟南，潛結五鎮標統吳鼎元與防